

人世

套袋

牟民

一

黎明拉开帷幕，催醒了任青疲惫的眼睛。炕西头响着男人正常的呼噜声，她搓了搓粗糙的脸，伴着咯吱咯吱的腰椎响声，两手支身下炕。洗把脸，开了煤气灶，煎上两个鸡蛋。温火，再倒进一包牛奶，加一勺糖，把鸡蛋搅碎，舀进瓷碗中。

男人按时醒了。

上炕，掀了男人的被子，解开尿不湿丢进炕下的垃圾桶里；用温水将男人的下身擦洗一遍，重新换上尿不湿，任青竟有些汗流浹背。这一番动作，男人老实得入静，眼珠子木然地盯着屋顶，任由她付出双倍力气，给他处理着吃喝拉撒睡。给男人盖好被子，转身下炕，一串金星在眼前忽闪，任青晕船一般，即刻立在门边，手死死地抓着门框，防着跌倒。

男人“嗷嗷”了两声，动了动身子。任青拿过温温的掺和了鸡蛋的牛奶，手来回摸着男人的嘴唇。他死羊般的眼睛立时上下蠕动，嘴惯常地张开。

一勺勺营养匀速地进了男人的胃，男人的眼神仿佛吹过了一阵风，不时掠过波纹，有了精气神。这躺了三年的活人，胃肠很争气，这让任青有了一个念想：或许这死马真能变成活马？伺候烦了，她也会拍拍男人的脸，大声道：“你给我爬起来呀，别这么不死不活地拖累人！”

二

天大亮了，阳光负责地清扫着暗影。任青自己煮了碗挂面，就着腌好的芹菜，极快地吃了。

打开街门，推出电动车，一大包果袋躺在车斗里，等着陪她去南山坡的果园。初夏的早晨，炎热还没上来，歇息的风正睡在草窠里。电动车一响，任青精神振奋，浑身的酸疼也有些舒缓了。

嫁到夏庄三十年，村里的一沟一壑、一草一木，都流淌进了血液，哪儿有几块石头，她张口就来。把车搁在地头，扛起装了5000个果袋的大包，任青趔趄到昨天套袋的地方。

一个春天不见一场爽雨。干透的地面被晨露覆着，泥尘不再张狂。戴上自制的帽子，将一条白布围过脖颈，脸部蒙上纱巾，套上大褂，胸前挂上装了200个果袋的布兜，她开始寻找目标。手掌撑开袋子，伸向目标，一口吞下一个果子，然后赶快两边扎

紧，用一道铁丝箍紧，一个鼓囊囊的灯笼便挂在了树叶间。不一会儿，一片黄色的袋子吞没了果园的绿。

风踩着光亮，开始检视果园，听不着人的呼吸，只有果袋的哗啦声。每套一棵树便是一个大工程：先上后下，先内后外，有次序地理顺每一个果子，给它们护上铠甲。上，要登板梯，胸前挂一个铁钩，立在空中，手够不到的果子，就用铁钩强拉到跟前，套上袋。树底的苹果靠近地面，蹲着坐着就可以套。有时为着自己舒心，常常扭曲了苹果。呱哒一声，果子连同袋子一起跌落，废弃了袋子，毁掉了苹果，误了时间。

一棵苹果树，果盛时少则结五六百个果，多则上千个。围着它爬上爬下，或蹲或坐、或内或外，忙如陀螺，一干就是一两个小时。万不可轻视这不流大汗的活计，不比擎起几百斤物件或者推几百斤东西轻松。它靠时间，考验人的耐力，练人的腰板，锻打着四肢，这叫熬活儿。

今年苹果结得多，任青估摸要套十二万个果袋。她这个苹果兵团司令，亲自上阵，一个个点名，一个个套，每个果子她都熟记在心。

套了不到500个，太阳已热在半空，汗水恣意地流。为了少出汗，她控制喝水，但是少喝水，又担心中暑。唉！

这方圆五公里的南山，村东是苹果，村北是苹果，村西照旧是苹果。仅有300多人口的夏庄，能管果园的只有一百来人，年轻的都走了，老弱病残的守着空房子。这覆盖大地的果园，人游弋在果园里，似鱼儿在宽阔的海洋里畅游，谁跟谁都不擦边儿，整天不见个人影儿。偶尔听到音响，依旧是反复播放的腾格尔的《天堂》，任青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。

1500个果袋套完，任青掏出手机，正好九点半。她赶忙从板梯上下来，放下手里的活计，匆匆走到地头，开了电动车往家赶。

三

村南边阴凉的槐树下，几个老太太和老爷子正聊着天儿。

王老太富态的笑面朝向任青：“闺女，又套袋呀，歇歇呗，可别累坏了！”

她柔和地留话：“大娘，有奔头就不累。”

“唉，难过的日子竟就挺过来了。”一个声音赞叹着，“了不得的媳妇哟！”

这话灌进了耳朵，任青的眼睛湿湿的，说不出是感动还是冤屈。

男人听到她的脚步声，在屋里嗷嗷叫。

任青从暖瓶里倒出半碗水，再从凉杯里倒出半碗，兑成温温的，插上吸管，放进男人嘴里。任青拍拍男人的脸，扳过他的身子，轻轻搓揉。最近，她跟电视养生栏目学了按摩，涌泉、足三里、太冲、合谷、百会等穴位依次按摩十分钟。

半小时后，她又开车出了家门，还有1000个果袋要赶在晌午前套好。上午套2500个，下午套2500个，一天套5000个，她可是村里的套袋能手哩！十天套五万个，二十天套十万个，不用一个月时间，她这苹果司令点名结束，一个个苹果装进袋里也装进了她的心里。

刚开始给苹果套袋，任青脑子里便筹划起秋分到霜降那一个多月的摘袋、下苹果，稍一误时，苹果就会捂在雪地里。唉，别人家夫妻俩忙乎，十几万个苹果，不用雇工。勤快的人家，边下苹果边去批发市场卖，果子一下完，苹果也就卖完了，省却了冷藏费，还能卖个高价。而她，只能一个人慢慢地下苹果，再送到冷库里冷藏，不仅要交冷藏费，摊上黑心的老板，还掐她斤两。

拱进偌大的果园，拾起家什，任青继续枯燥的操作。苹果一共八行，每行五十棵，八天完成了一小半。时间被她切割得匀称、精细，不用多费脑，踩着点儿干便是了，只是要多付出些汗水、多掏空些体能，才能跟别家有一样的收获。

四

跟着太阳的热烈，她加快速度。脚下绵软的土地不停地诱惑她：“坐下歇会儿吧，别把身子累垮了！”但她害怕一坐下去就起不来了。只要是站着，手脚就不闲地做，疲劳便不会缠她伤她。她记着母亲的话，眼是笨蛋，手是好汉！

热乎乎的风扑来，像是太阳的帮凶。走得匆忙，任青忘了带水，她使劲咳一声，汗顺着脊梁沟往下流，内衣湿透了，她成了一棵下雨的树。

套下第2500个果袋时，时间正好显示十二点。扶着一棵老树枝，她透一口气，迈出果园。

路上，响着一阵阵电动车声，藏在果园里的村民陆续往家赶。为了多套袋，有的人带着干粮，蹲在地里就把饭吃了，然后在烈日下继续做

活。任青不行，炕上的人等她呢。

前一日，在村口，本族二叔曾跟任青招手：“侄媳妇，雇工不？一天二百四，包工一个袋九分钱。”

任青在他身旁停了车：“二叔，我家不雇。”

她何尝不想雇几个工呀！她很想有个人帮着喂树、浇地、剪枝、刮树皮、割芽、疏果、打药、锄草、套袋、摘袋、转果、铺地膜、下苹果、卖苹果，那能省却她许多力气，可也增加了几万元的成本。现在，北方几个省都种苹果，价格忽高忽低，价格好的年头，能收入十万多元，价格不好时，八亩果园，一年只能有三两万的纯收入，根本对不住那付出的牛马般的力气。这忽高忽低的行情，她哪里敢雇工？

忙忙地开车冲下果园，路上已无人影。

五

男人饿了，隔着门，任青就听到了那熟悉的嗷嗷声。他也难受，即便是块铁也躺锈了，何况是个大活人呢？

公爹公婆死得早，丈夫有一个远嫁他乡的妹妹，根本顾不得她的哥哥。儿子从技校毕业后去城里打工，娶妻生子后也很少回家。三年前，任青跟儿子商量：“不行就回家跟我管果园吧？村里有那么多撂荒的果园，咱娘俩再划拉十几亩，种上高端果，一年收入个二三十万，比你待在城里好多了。”儿子脖子一扭，很不屑，撂话给她：“庄稼地有金子我也不捡，你看哪家孩子肯待在破落的村里？你让我回来，不如杀了我。”

饭好了，她打理着男人吃饭，转眼喂进去一个正常人的饭量。给他喝口水，拍拍他的脸，男人乖乖地闭了眼睛，给她腾出了吃饭的空。

任青端着碗，倚在炕东边，眼皮一合，差点睡了过去。她连忙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，站起来，向外走去。下午，还有2500个果袋要套呢。

